

凡人

得给父亲多带条烟

□ 葛 岭

电视的事。“说说身体这也不好那也不好,可从早到夜没一刻闲着,做不完的事。晚上哈欠一个接一个,电视还要看到深更半夜,也不知哪来的精力……”虽然全是责备的口气,可底色却是明亮的,甚至带点自豪。

是呀!怎么会不自豪呢? 奔八十的人了,还在忙各种事情:给山上的气象塔做不锈钢栏杆,给乡里人家做油烟机,替村里募捐修路,负责修建圯圯的古庙。同时,作为老年协会会长,还要协助村长处理全村老年人的事务……如果不是有能力和精力,怎么会去做呢?

可是,能力与精力终有被耗尽的时候。我分明看到,父亲衰老的速度和说话的热情,恰如两辆风驰电掣的列车,正在朝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驶去。

不知父亲自己是否察觉,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。只是,以他坚忍顽强的性格,他是不会承认,也不愿承认的。除非实在干不动了,否则他一定会把劳作这件事坚持到底。他不说话。他像一匹狼,在黑夜裡孤独地舔舐自己的伤口,用沉默来抵抗时间加诸他的酷刑。偶尔,才会向人浅浅地揭开自己的疮疤。

从前的父亲可不是这样。

父亲素来好酒,不仅酒量惊人,酒风也极豪爽。几杯下肚,酒劲蹿上来,豪气也跟着往上冲——脸色虽没什么变化,眼睛却亮得出奇,嗓门更是大得出奇,一桌的人便开始凝神听他讲自己的传奇:在村里读完小学,考上了离家30多公里的大源中学;读书时一直担任班长,能说肯做,班主任很倚重他;“文革”之初,怀着革命豪情,参加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,认识了不少外校的人,其中有一名女生的母亲特别喜欢他,想让他做女婿,但女生却看不上他的农村户口;报考飞行员已过体检关,政审时却因自己亲姑父的地主身份而被划掉名字;他于是当了代课老师……父亲在追述自己的旧事时,并无什么特别的遗憾和感慨,好像这一切都理所当然,无可厚非。他说着说着有时会突然喷出大笑来,那般地兴致盎然,欢喜快活,我和妹妹看了真是既开心又害羞——在我们幼小的心里,父亲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啊,简直比雷锋叔叔还要帅气与迷人;可是,他为什么总喜欢那么高声大气地说话,生怕人听不到似的。就不能小声点吗?

然而,父亲是不会小声说话的。我们小时候,村里人并不叫他名字,而叫他“大王”,这是他的绰号。为什么叫“大王”呢,很多年后我才明白,可当时总觉得这个称呼太刺耳不友善——周围的绰号太多了,而且大多是不中听的,比如我二叔一只眼睛有一点点斜,就叫“斜眼”;堂叔长得白净秀气,爱唱戏,绰号“小娘”;隔壁于荣公专好女人这一口,是只馋嘴的“小猫”……只有我二叔公的绰号最好听,叫“师

爷”,他可真是能说会道、足智多谋呢! 我爸爸浑名“大王”,男同学们便时常在我耳边“大王”“大王”地乱叫,气得我老是跺着脚抹眼泪,妹妹则急得要与人吵架。到后来生活中凡是称“大王”的东西,我们家一律改叫其他名字……

长大后,我才渐渐明白,这“大王”称呼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父亲之所以被称为大王,原因大抵有三:一是因为在我们家族里,他是同辈中的老大,同族中的弟弟妹妹极多,大者为王,便是大王了;二是因为他的才干明显超于一般人。我与妹妹自小就很以父亲为豪,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办起了乡里的第一个五金厂,成为首批万元户,更是因为他曾经在小学同时教过四门课:数学、体育、音乐和美术——那时孩子们没有科学课,如果有,他一定会教第五门课。他热爱无线电,村里凡是有家电坏了的,总是找他修理;我们家的电唱机、收音机和电风扇都是他自己买材料组装的。小时候,我和妹妹最爱听他边拉二胡边唱歌。二胡是破二胡,他的声音也并不动听(我怀疑他有点五音不全),可是高亢雄壮,蓬勃明亮,自有一种鼓舞人心的豪气与英气,很像我们山上的毛竹。他闲暇时,给人家做油漆。五斗橱、床头柜、碗柜……他刷刷几笔,花、鸟、虫、鱼就好像要从上面走下来。至于第三个原因,则是父亲年轻时喜欢“侃”——酒桌上自不必说,其他场合,也不管合适与否,常常无所顾忌,海阔天空,信马由缰,放言高论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小学四年级的春天吧,父亲为了了解当时的市场行情,一路北上,去了许多地方,一走就是一个来月。那天中午放学,我赶回家吃饭。风大,校门被吃得紧紧的,当我使出老大的劲终于推门而出时,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,雄壮洪亮,铿锵有力,锣鼓似的敲击我的耳膜。我举目一看,对面操场边站着的,不正是我日思夜想的父亲吗? 他就像个大明星似的,被一群人簇拥着,滔滔不绝地谈此次出门的见闻……

可是,现在呢? 父亲已经有多久不再与人大肆聊天、大笔挥毫、大碗喝酒、大声唱歌了?

……

我看见昏暗中,父亲点燃了一根烟,火星一闪一闪。烟雾瞬间弥漫开来,他的沉默仿佛因此而有了形状和寄托。

“你这次回家休养,最好多住几天。”父亲突然开口,掐灭了我的胡思乱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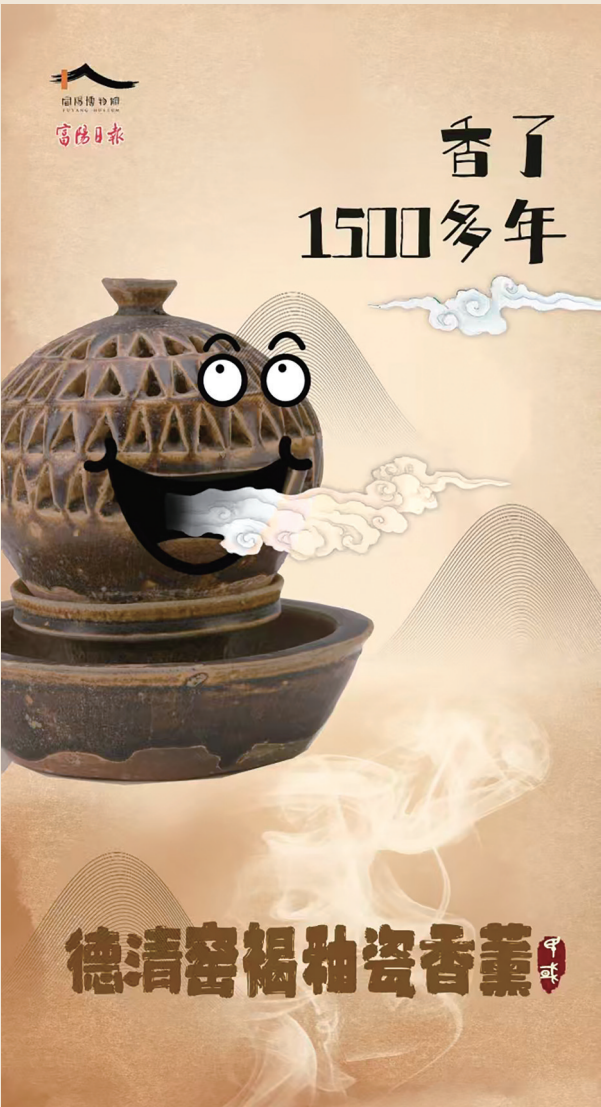
我定了一定神,点点头。我本来就打算住一段时间。

“爸,下周我陪你去做检查吧。”

父亲“嗯”了一声,他居然答应了! 我在心底高声欢呼。

现在,我知道了,下次回家,一定要给父亲多带条烟……

「宝葫芦话」香了1500多年



东晋·德清窑褐釉瓷香薰

1974年富阳市民捐赠，国家二级文物。香薰炉呈球状，顶部有一小喇叭口，内空，上半部镂四周三角形孔，第四层开一倒梯形添料口，下有支柱，下有承盘，平底，施褐釉，规整别致。（制图 黄睿）

寻访

一颗年轻的头颅

□ 邵郡翔

一个秋日的午后,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,洒在江面上,波光粼粼。我寻找着一个传说中的门牌号码:达夫弄1号。

沿着江边漫步,脚下的青石板路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富春江的水,清澈见底,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,蜿蜒曲折地缓缓流淌。我走进一家临江的书店,店内摆放着各种关于郁达夫的书籍和资料。随手拿起一本,翻开那泛黄的页面,仿佛走进了郁达夫的世界。他的文字,朴实而深情,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。

我沉浸在郁达夫的作品中,仿佛看到了他笔下的富春江,江水浩渺,山峦叠翠,渔舟唱晚,雁字回时。他的文字如同细腻的工笔画,将富春江的美景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我仿佛看到了他在江边漫步,时而驻足凝望,时而低头沉思,仿佛在寻找着创作的灵感。

走出书店,我继续沿着江边漫步。秋风萧瑟,吹落了一地的落叶,它们在空中翩翩起舞,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。我走到一处开阔的江边,那里有一座郁达夫的青铜雕像。他身着长衫,手持一册书卷,面目俊朗,略显清瘦。这是一颗年轻的头颅,目光投向不远处烟雾弥漫的江面。我站在雕像前,静静地凝视着他,仿佛在与他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我想象着郁达夫在富春江边的生活:他或许会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江边,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;他或许会在黄昏的余晖中坐在江边的石头上,看着夕阳缓缓沉入江底,心中充满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;他或许会在夜晚的星空下独自坐在书房里,挥毫泼墨,将心中的情感化作一行行深情的文字。

郁达夫雕像后面是郁达夫故居,我带着敬仰来到他曾经居住过的小楼。那是一座古朴的二层建筑,环境幽静,有一个小院子,满园草药,一口古井,几棵古树嶙峋而苍老,像极了他小说中所写到的。我走进故居,看到里面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和写过的手稿。每一件物品、每一张手稿都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故事,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平和创作历程。在故居里,我看到了郁达夫的照片。眼神深邃,仿佛有着无尽的故事要诉说。我站在照片前,静静地凝视着他,仿佛在与他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。我想知道他在富春江边的生活中经历了哪些风雨和坎坷,他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汲取灵感并创作出那些感人至深的文字的。

离开故居时,夕阳已经洒满了大地。我再次来到江边,看着夕阳下的富春江美景,心中不禁充满了感慨。回过头,再次与他的目光相触,我分明感觉到,好像不是一位长者,而是一位同龄人,在跟我作别。大门两侧是两棵腊梅,还有一株桂花树,腊梅还没有到开放的季节,而桂花,我似乎已经能够闻到那股沁人心脾的暗香。

那颗青铜雕刻的头颅,在夕光中仍然年轻。

器具

饭篮

□ 徐玲仙

颜色上有一些年轮的区别,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实用性和观赏性。父亲接过篮子看了看若有所思地对我说:“这个篮子估计和你的年龄差不多大了!”

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成长起来的孩子,饭篮这些老物件伴随着我们成长,见证了我们的童年时代的点滴。那个年代,农村人买不起冰箱,父母们习惯将吃不完的剩饭或者好吃的食物放进篮子里,挂在灶头的上方,这样既可以保持通风不让饭馊掉,又可以防止老鼠的偷吃。大人们烧饭的时候,偶尔会碰到它,顿时篮子会摇晃起来,映衬着土灶散发出来的烟火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我和哥哥放学后回家,经常会搬来凳子蹠起脚尖去够那个篮子,偶尔篮子里有馒头或者鸡蛋之类的食物,我和哥哥便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记得有一次放学后,哥哥不在,我肚子饿得慌,于是搬来两张小凳子叠在一起,爬上凳子后

地理

石梯闲停

□ 潼潼

我赴异地工作之后,祖父母时常挂念。每每回家乡常绿探望,他们高兴之余,提起可去周边黄弹村的石梯走走,说那是一个清幽的好地方。

这次我决定前往一探究竟。石梯是一座山。据《富阳地名志》载:“石台四面皆峭壁,如石削成,有石径自下而上,远望如天梯,故又名石梯。”

四月气温和畅,天光澄明。我与父母沿着蜿蜒而上的古道慢慢往山深处走。初时,我们左手边的山势十分陡峭险峻,下视足有百十丈,深险望之生畏。对岸是怪石嶙峋、壁立千仞,令人称奇。刀削般的绝壁,需仰面才能一睹全貌。山石为层叠鳞状,上覆草木葳蕤,间隙透出青灰色的石质。天上二声啼啭,扑棱过几只山鸟,那样轻捷地就落到那边的山头上去了。我想它们是这座山林的主人。

水源出现以后,一切便变得冷冽起来。一条清澈的细水,在沿途大小不一的乱石间蛇行。溪涧边滋生有百十种植物,络石、山莓、苎麻、石菖蒲,你一丛、我一簇地蜷在自己的地界,